

路遥：转眼却是两三年

时值年末，祭祖之日。从县城到老家，一共细算下来足有三十余分钟的车程，还有四里的土路。那条山路我是记得的，并且记忆犹新。别看我将近五年没有与它接触，可那里始终埋藏着我童年时的种种记忆，所以它的一点一滴都扎根在我的心底，并且挥之不去。

我在父母苦口婆心般的劝说下终于决定回一趟老家，一来为了祭奠老祖宗，二来是为了找回一些随岁月匆匆流逝的光阴。在那个阴云密布的晌午，我与父亲一同踏上了回老家的旧路。我坐在车后座，放着他们听不懂的英文歌，并且心底还暗暗戏虐他们没文化。在阳光细线般闪烁中，车子在道路上奔驰，两路的风景呼啸而过。伴着车内优雅而繁杂的音乐，犹如沙粒般的时光从我手里草蛇灰线般溜走。那些微弱的光芒，那些盛满温馨布满灰尘的旧房子，那些道路上微笑着的行道树，在岁月的洗礼中都褪去了原本的颜色，变得愈加苍老与成熟。

音乐越来越刺耳，仿佛生了一只爪子在抓挠着他们的心，在猛刺他们的耳膜。远离了城镇，远离了喧嚣，却没能远离我这般的吵闹。他们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，大自然不需要这些陈词滥调。它自有它从古至今的风韵，有着启迪人生的神明，有着催发万物生长的激素。但他们不发一言一语，不吐一句不快。只是一边抵抗着一边默许着，因为我面向的早已不再是大自然。

一路走完，满路尘埃飞扬，前面的山道还是那么遥远，遥远的仿佛没有终点。如今我已很难想像少时奶奶背着我爬上爬下是如何的艰难，亦然无法感知又是何等的信念支撑着这般精神与躯体的苦难。但当我看到这遥远的山道时还会感到莫名的伤感。从车上下来，环顾四周。我看到不少曾安居在高山上都搬到了山脚下，我看到那些房屋相较以前都装点的堂皇。门前一个人似乎还认得我，满脸笑意让我到他家做客，我父亲说还有事，就匆匆做了别。

我踏上那条不太好走并且满是黄土的山路，道路崎岖，陡坡累人。我没走多久便感到力不从心，仅是四里路，我却休息了不下三回。在休息间隙，我几次仔细审视这片大山，看看它到底变化了多少。山上生长的植物大多都已经枯黄，还有一些零碎的花朵经不起寒冷的折磨已无心装点自己的美貌。他们在这不再湿润的泥土中慢慢闭上了双眼，等待春风的救赎。但仍有一些骄傲的，不畏寒冷的花朵默默地开放着。他们挺值了腰板，昂起了头，坚挺着永不言败的勇敢，信仰

着满江春水的浩荡。他们似乎没受到过西南风的眷恋，也没感受过西方太阳的温暖，亦然没有听到过哼着外国腔调的人的赞叹。但他们就在这生了根，发了芽，望着后人匆匆回来又匆匆离去。

望着它们的身影，猛地回头，我已经站在了离老家仅百米的坡下。向下观望去，老祖宗的脚印仿佛烙进了泥土里，与这万物的根本融合在了一起。老祖宗的脚印是扎根在山路上，心底里却飞向远方。老祖宗种着一亩三分地，汗水滋润着土地也同时滋润着后人。后人是他们心底里的希望，是他们从幻想中飞向远方的信鸽。偶然想到，心中的酸楚却久久留存。留存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后辈记住，因为总有一天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损殆尽。但记忆是一种神奇的魔法，它会带着我们一同慢慢领悟。

我似乎领悟到了什么，关了嘈杂的音乐，听着美妙的风声。既然来到了老祖宗家里做客，就得遵守规矩。不管你走得多么远，走过了万里千山，遥远的路程不能让你忘了约定成俗的规矩。这些规矩一半希望你高飞，一半希望你扎根泥土。高飞时就得努力生长翅膀，扎根时就得心无旁骛，切莫让在天之灵寒了心，落下凝结成坚冰的泪。也不要高飞的过程中忘了那生养你的地方，一来可以激励你，二来可以给心灵找个归途。

想要找个臂膀的时候，想要找个清静的时候，不妨到老祖宗家里做做客。别怕路遥，因为转眼却是二三年！